

安全理事会

SEP 5 -



S/PV.2360

1982年5月21日

第二千三百六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2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霄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3时1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

- (a) 1982年5月4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37)
- (b) 1982年5月20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99)
- (c) 1982年5月21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00)

主席: 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一项目。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罗斯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斯特里特先生(澳大利亚)、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阿萨尔·戈麦斯先生(乌拉圭)和马丁尼·乌达内塔先生(委内瑞拉)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这个会议,是根据1982年5月4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37)、1982年5月20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99)和1982年5月21日巴拿马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00)召开的。安理会理事国面前还有文件S/15101,其中有1982年5月21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全文。

我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 主席先生,昨天晚上,我觉得有责任通知你,当初我为履行秘书长的职责,促使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就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未能提供现在就结束这一危机的前景。武装冲突在继续,并有加剧的危险。在这一严峻情况下,我要向安理会汇报一下我遵照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目标所采取的行动。

在该决议通过以后,我继续和双方以及安全理事会主席就局势问题进行接触。我所表示的观点都是以宪章和第502(1982)号决议为根据,同时我再三敦促执行这一决议。我也在秘书处内部就应变计划作出安排,以便联合国一旦受到委托,就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只要美国政府为促使在安理会决议的范围内和平解决争端所作的努力还在进行,我就要表示希望这种努力获得成功;我还要表示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干扰这一微妙的过程。与此同时,我要肯定地说,我准备竭尽所能,协助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在4月19日分别会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以及美国常驻代表时,我概略说明了,如果双方为执行按照第502(1982)号决议所达成的任何谅解或协议而提出要求的话,联合国可以提供什么帮助。我说,例如,可以利用联合国的一小批文职和军事观察员来监督根据协议撤退武装部队和文职人员的情况,以及作出任何临时行政管理上的安排。也可以为这样的安排提供联合国“保护伞”,就象联合国可以承担临时行政管理一样。我指出,任何这样的安排都需要事先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批准,而且实际上要以双方同意为先决条件,同时上述安排不能有损于安全理事会可能决定采取的其他行动。已向那几位常驻代表送交了一份非正式照会,其中概括说明了这些想法。同时,根据这些想法拟订了详细计划作为我刚才提到的应变计划的一部分,以便在适当时机提交给双方,但

附有一个条件，即需要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后才能执行上述计划。

4月30日，我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阿根廷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长尼卡诺尔·科斯塔·门德斯先生。那一天晚些时候，我接到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先生的一封信，告知美国已向双方提出的建议以及美国根据目前局势所采取的立场。

在5月2日分别会见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弗朗西斯·皮姆先生和阿根廷常驻代表时，我给了他们一份备忘录，我在其中对严重局势深表关切，强调我确信联合国根据宪章负有立即恢复和平并促使问题得到公正持久解决的极其重大的责任。我说，当务之急是执行第502(1982)号决议。

在我的备忘录里，我建议双方政府同意同时采取作为临时措施提出来的下列步骤，而不影响有关各方的权利、要求和立场。我具体建议在某个规定的时间“T”：

(a) 阿根廷政府开始将军队撤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联合王国政府重新部署其海军部队并开始撤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双方政府在商定日期完成其撤军工作；

(b) 两国政府开始谈判，谋求在一致同意的预定日期以外交方式解决它们的分歧；

(c) 两国政府撤销各自宣布的封锁和禁区，停止针对对方的一切敌对行动；

(d) 两国政府停止一切经济制裁；

(e) 开始实行过渡性安排，以便对上述步骤进行监督，并满足临时行政管理上的要求。

我重申我愿意提供协助，并忆及1982年4月19日我和双方常驻代表的谈话，我说只要双方同意，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让联合国在解决问题方面发挥作用的实际安排是可以迅速完成的。

5月5日和6日，我分别收到了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作出的答复。双方接受备忘录中提出的办法，认为这个办法为达成一个能够停止武装冲突与和

平解决问题的协议提供了基础或框架。同时，答复中提出了许多需要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

5月7日，阿根廷外交部副部长恩里克·罗斯先生抵达纽约，代表阿根廷参加意见交换活动。从那一天起，我和双方大约分别会见了30次，以期协助他们按照1982年5月2日我的备忘录中提出的方针达成一项协议。其用意是发展我的备忘录中阐明的那些想法，以便逐点确定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协议草案的内容。

据我判断，到上周末已就下列各点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

1. 谋求达成的协议是临时性的，不会影响有关各方的权利、要求和立场。

2. 该协议将包括：(a) 停火；(b) 共同撤出军队；(c) 废除由于冲突而划定的禁区和采取的经济措施；(d) 对该领土实行临时的行政管理；(e)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

3. 该协议的上述各点内容将同时付诸实施。

4. 撤军将分阶段并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进行。

5. 对该领土的临时行政管理由联合国负责，升的是联合国旗。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可以设立小型的联络处，那里可以升起各自的国旗。

6. 双方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真心诚意为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而进行谈判，并怀着紧迫感和在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及大会有关决议的情况下，设法在1982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谈判。举行谈判不能影响双方的权利、要求和立场，也不能预先决定其结果。谈判将在纽约或其附近举行。

剩下的主要分歧有以下各点，对此正在按照我的建议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

1. 对该领土实行临时的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某些问题。

2. 关于延长完成谈判的期限和与此有关的临时行政管理时间多长等问题的规定。

3. 双方撤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

4. 临时协议条款适用的地理区域。

5月17日，英国常驻代表交给我一份关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临时协议的草案，我于当日转交给了阿根廷外交部副部长。在5月18-19日夜，我收到阿根廷提出的一份有关临时协议草案的案文，我当即送交英方。

研究了这两份草案，发现它们显然没有反映出我认为在前几天交换意见中已取得的进展，上述四点分歧不幸依然存在。

5月19日，我打电话给加尔铁埃里总统和撒切尔首相表示我的关切，并提出了在这危急关头可能对双方有所帮助的某些具体想法。他们都同意予以考虑。后来我在同一天，又向双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象我刚才对安理会所说的那样，列举了我认为基本上已达成协议的各点以及尚未解决的四个关键问题。我指出，我认为取得一致意见的程度很大而且很重要，如果把这些内容写入一项临时协议草案，就可以满足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要求。然而我表示我深为忧虑的是，除非剩下的几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否则已经取得的一切进展将化为乌有，早日恢复和平的前景就会消失。

为了帮助双方刻不容缓地克服这些分歧，我还在我的5月19日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办法，这些建议和办法可以令人满意地消除它们对四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成见，而不会影响任何一方的权利、要求和立场。

我仍然认为，只要按照过去两周交换意见时制定的方针达成一项包含有我在5月19日备忘录中所提出办法的协议，就能恢复南大西洋的和平，为持久解决两个会员国之间的长期争端开辟道路。可是到昨天晚上为止，双方都还没有作出必要的让步。据此我得出结论认为，鉴于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和平的责任，我必须立即把我对局势的评估通知你，主席先生。昨天晚上9时我就这样做了。

我要对在我和双方交换意见时安全理事会对我工作给予的重大支持和安理会理事国表现的谅解态度表示感谢。我要重申我个人答应为持久解决这一问题而尽力提供协助。

我们面临的前景是毁灭、继续发生冲突、特别是许许多多年轻人要丧生。必须继续努力设法避免这种情况并恢复和平。别的路是没有的。

主席：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罗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在我经安全理事会批准进行发言之前，我要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你那么出色地主持安全理事会。

我在后面的发言中虽然也要提到，但我现在就要对秘书长所做的工作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为他本人不遗余力，力求完成他所承担的任务。

我是在我的祖国的领土上正在进行异常激烈的空战和海战的时候来到安全理事会这个其首要责任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就在今天，阿根廷受到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南大西洋的空军和海军又一次大规模猛烈的军事攻击。遗憾的是，在我们历史上已经有好几次遭受英国的侵略、入侵和封锁；我们将象过去一样，能够抵挡这一无理的侵略。

在阿根廷的国土上正在进行战争。我不知道也不想预言结果会如何，但是不管结果如何，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阿根廷全国人民一定要把我们对这些岛屿——它们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权利保卫到底的不屈不挠的坚定决心。

阿根廷人民象在其历史上最光荣的时刻所表现的那样是团结一致的，意识到自己镇定自若的力量，决心对任何军事侵略——不管其规模有多大——进行自卫。

而且阿根廷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兄弟人民也是团结一致的，我们之间不仅有着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时形成的血肉联系，而且还有实际上的休戚相关和对侵略者的飞扬拔扈作出共同反应的坚不可摧的联系。阿根廷人民还感受到了不结盟国家的声援，它们当中大多数是对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进行斗争之后才诞生而参加国际生活的。

所有这一切团结一致和表示声援的行动表明了一种深刻的信念，一种责任感和对正义及历史性真理的支持。这一切行动也是对国际现实完全了解的结果，因为人们在国际现实环境中受到各种考验，就能清楚区分谁是真正的朋友，通过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发现自己特性中的新方面。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502(1982) 号决议的时候，巴拿马外交部长就警告过联合国，如果通过一项完全无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带有殖民主义性质这一点的决议，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巴拿马外长的下述预言是十分正确的：无视保持殖民地状况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危险的。他还正确地警告过联合王国，它决不能利用这项决议进行战争冒险。我要引用巴拿马外长在解释他投票反对第 502(1982) 号决议的理由时讲的一些话：

“我想指出，这个决议绝不是授权联合王国通过它的海军部队或舰队来使用武力。应该讲得非常清楚，安理会并未授权联合王国在大西洋采取目前正在进行的那种军事行动，在这一军事行动中，有些部队正驶向阿根廷的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S/PV.2350，第 111 - 112 页〕

然而，尽管第 502(1982) 号决议有严重缺点，理应对它持严重的保留意见，因为它没有指出事实上这是一个违背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问题，但阿根廷还是明确表示，它准备遵守该决议的条款，只要英国政府采取相应的态度就行。

通过该决议后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可以顺着和该决议有关的两条明确的路线加以追溯：阿根廷力求使问题得到公正的和平解决，而英国却企图直接或间接保持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殖民控制，从而阻挠和平的进程。

阿根廷愿意尊重安理会的权威这一点，在每个场合都清楚明确地说过：4 月 12 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一份照会，表示阿根廷愿意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502(1982) 号决议每一段的规定。

在阿根廷代表团 4 月 16 日和 30 日的信件中重申

了阿根廷愿意这样做。在这些信件中，阿根廷政府重申了有关这方面的意图。

正是在第 502(1982) 号决议的范围内，阿根廷才在美利坚合众国拒绝和平方案、公开支持英国的好战立场之前，同意探讨由于美国的行动而开辟的和平途径。在这一论坛存在期间，阿根廷始终提供充分的合作，尽一切力量促成意见一致，而且它从一开始就明确接受第 502(1982) 号决议的三个条文，愿意进行谈判。如果这一论坛证明毫无效用，那是因为英国没有本着同样的精神来对待我们愿意和平与谈判的态度，反而想要统治该地区，并且确信可以指望那个国家给予支持，而那个国家很快就不顾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第二十次协商会议的第 1 号决议，立即实行制裁。

我国政府正是本着同一精神对文件 S/14975 所载秘鲁的停战建议表示欢迎，而联合王国却拒绝了这一建议。

我们必须在此强调指出，正当阿根廷政府考虑其他和平建议的时候，联合王国就在禁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封锁区外击沉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行动，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一骇人听闻的侵略行动和英国人的态度，又使这些和平步骤归于失败，我们的姊妹共和国秘鲁政府就公开指出过这一点。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继续指责我国政府毫不让步。他们在安理会这里也这么说。这难道不是说对英国政府来说，谁不接受它的要求，它就自然而然有理由说对方是“毫不让步”或者“不灵活”的吗？这种蛮横态度也见之于英国庞大的宣传机构所进行的活动之中，这些机构力图使世界舆论相信，南方远处的一个国家不顺从伦敦的命令。于是真实情况受到歪曲，讲的道理被弄得朦胧不清，真实情况也就不能见诸于世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英国人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作出了什么贡献。我们甚至不提联合王国领导人政治上的盲目性，他们一直不肯解决这一违背时代潮流的问题，而让这个问题存在的时间远远超出公正和合理的程度；我们甚至不提英国政府为了依恋旧日的帝国威望而进行流血的军事升级和阿根廷兵不血刃收复

该群岛这两者之间很不相称的情形。让我们只看事实吧。4月3日英国代表在安理会说：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说，‘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我们的强烈希望和愿望是，阿根廷政府能照此行事，使我们双方——联合王国和阿根廷能重新走上和平谈判解决我们分歧的道路。”〔S/PV.2350,第111页〕

在作出这一想要尊重宪章的声明之后，我们本来至少可以指望联合王国出于羞耻之心也应该遵守宪章。

实际情况是，正当安全理事会要求停火的时候，英国政府却在准备派遣联合王国自1956年冒险发动苏伊士战争以来最大的英国舰队。这种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威胁到了阿根廷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它不仅危及第502(1982)号决议要求的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也使阿根廷不可能执行这一决议有关撤军的规定。这种惊人的口是心非的做法该如何解释呢？那个国家一面宣布要“重新走上和平……解决我们分歧的道路”，而与此同时它的政府却在西方最大军事强国提供的战争物资的援助下正在进行战争准备，这两者之间又如何调和呢？

而且与此相反，阿根廷让它的部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作战又有什么益处呢？阿根廷的领土完整对远离它的海岸14,000公里之外的联合王国又构成什么威胁呢？

如果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英国人真心诚意地进行了谈判，如果他们象第502(1982)号决议所要求的那样促进谈判，而不是发动战争，使我们不得不保卫我们的权利，并使得我们无法在没有进行真正的谈判和英国不愿意进行谈判的情况下撤军，那么我们今天就有了和平。

正当英国舰队向前行驶并在初步谈判的掩护下得到加强的时候——在谈判中关心明确解决这一长期争端的唯一一方是阿根廷——英国人却在妄自执行国际警察的职责，而这当然没有得到安理会任何诸如此类的授权。

联合王国在宣布派遣殖民主义舰队的同时，还决定采取一些显然构成侵略的措施。4月10日，伦敦宣布，将于4月12日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建立一个封锁区。

英国海空军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地区向阿根廷不断发动进攻以及因这些侵略行动而使一些人丧生的情况，都已通过阿根廷常驻代表团的照会向安理会作了报告，这些照会现已成为有关这一项目的文件的一部分。

同样，我们在联合国必须予以谴责的是，联合王国在每天厚颜无耻地反复宣告和公布的这些袭击及轰炸中，使用了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平民构成严重威胁，而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据英国政府说，它对此感到极大的关切。

英国人的仁慈本性还明显地表现在一艘核潜艇对“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进行怯懦的袭击上，当时该舰正驶向大陆，而且它的位置是在联合王国蛮横规定的非法封锁区之外。20个水兵的尸体已经找到，301个水兵依然失踪。难怪当这件事传开并且理所当然地使世界舆论深为震惊的时候，英国议会中有的议员指责首相“在公海上进行大屠杀”。

联合王国每一次犯下我在以上的发言中所说的可憎罪行时，都觉得有必要说这是行使自卫权来安抚它的良心。

破坏原则是一项严重的罪行，而联合王国政府却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它对此所应承担的责任。

众所周知，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当安全理事会已采取措施时，单方面的行动必须停止。安全理事会一旦“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有关国家就有法律义务停止自卫。至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须加以客观的判定，而不能由联合王国政府本身专横地作出判断。

联合王国在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几小时之内，就决定动员舰队，实行海上封锁和采取经济封锁这一严重措施。因此，它不能以所谓阿根廷不遵守这一决议为借口来为自己开脱，因为阿根廷面对着英国政府具体的侵略威胁，是不可能撤出它的军队的。何况阿根廷

廷已经宣布，它愿意执行安理会的这一决议，并向本机构表示了这一点。

联合王国所说的自卫权，只有在安全理事会没有通过决议的情况下才能行使。但是现在决议已经通过，而联合王国对安理会作出的回答是再三违反这一要求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

只有为保护重要利益需要立即作出反应时才能行使自卫权。联合王国政府已经来到安理会要求保护它的利益。尽管如此，它还是单方面采取各种带有战争性质的措施。它的舰队正在行进，它的海军和空军正在袭击我国。

自卫权只能用来抵挡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联合王国不能说有什么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阿根廷已经遵守这一决议中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规定，而且并没有威胁联合王国。相反，它已经好几次重申同意和平解决争端，并且为此它第一个接受了秘书长采取的步骤。它真诚地就秘书长最初提出的建议进行谈判，谈判毫无结果完全应由联合王国方面负责。

这表明英国政府采取奇怪的谈判方式。正当进行谈判以便显得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的时候，它却在施加残暴的军事压力。它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路是：要末接受它的条件，要末就承受战争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些条件，那么按照英国宣传机构在全世界散布的说法，就说我们态度僵硬。

联合王国不能为了替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而声称它是在为保护领土完整而进行自卫。遭到侵犯的是阿根廷的领土完整。

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我国。绝大多数独立国家承认该群岛是阿根廷的，联合国一直认为这一争端有关主权的争端。此外，即使以联合王国的观点来说，它也没有声称该群岛是它的本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只是说该群岛是殖民属地。

在事态发展的这一阶段，我们相信国际舆论已经明白这些事实的深刻含义，并对英国的大举进军和暴力行动以及英国政府的好战精神深为震惊。我国面对着复仇的狂热，采取温和的行动进行自卫，这一点

业已获得国际公认。现在全世界都明白，阿根廷是在为抗击一个强大的侵略者而进行自卫。

阿根廷并不想羞辱和打败联合王国，也不想军事上战胜它，我们只是要着手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愿意真心诚意地谈判，以求体面而明智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被牵着鼻子，在联合王国提出的任何当真要我们放弃自己权利的文件上签字。

谋求和平的真正努力已归于失败。秘书长在5月2日主动作出的愿意对两国政府提供帮助的慷慨表示，也没能找到危机的严重性所要求的解决办法。

阿根廷第一个遵从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倡议，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此我国政府决定让我来到这个城市，向秘书长说明阿根廷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便于秘书长找到我，也为了开始一系列会晤和进行细致的工作，在会晤中的谈判桌上，阿根廷再次说明愿意遵从联合国的意愿。这个意愿就是安全理事会以及大会第1514(XV)号、第2065(XX)号、第3160(XXVIII)号和第31/49号决议中所表示的联合国意愿。

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就象它在历史上对联合国再三表现的态度一样，完全相信本组织的作用，特别是秘书长在这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消除世界上殖民主义一切残余的严重情况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我们进行谈判的意愿一直受到军事侵略的威胁。联合王国不接受停火，连非正式的停火都不接受，反而在谈判期间将封锁区扩大到离阿根廷大陆领土12海里的地方。5月9日星期日，它恢复军事敌对行动，在阿根廷港和达尔文港采取军事行动，袭击阿根廷渔船。

5月6日，由于一架英国直升飞机袭击“阿尔菲雷斯·索布拉尔号”船，八个海员死亡，六个受伤。

5月9日，英国舰只炮轰阿根廷港35分钟。同一天，英国直升飞机用导弹和30毫米炮袭击达尔文港。

这样还不够。骇人听闻的是5月9日两架英国飞机投弹轰炸“纳尔瓦尔号”渔船上的船员。致使1名船员死亡，另外14名受伤。

阿根廷军队的一架美洲狮式直升飞机也受到英国军舰的攻击并被击落，虽然机上具有明显的标志说明它是在执行搜寻和营救任务。

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侵略事件，阿根廷政府还是继续表示它愿意本着谋求和平解决问题的精神，在纽约谈判，以便能够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

我按照时间顺序说出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重要的是让安全理事会知道所讨论问题的实质以及这一切给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所带来的后果。

从秘书长采取步骤的时候起，联合王国就对按照秘书长的建议提出的一些主张采取僵硬的态度。这些主张是：第一，共同撤军；第二，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实行临时的行政管理；第三，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就实质问题开始谈判。这一切都要在预定时间内同时完成。

关于共同撤军问题，阿根廷共和国接受秘书长提出的停火建议，并提出了在联合国观察下，按照已经探讨过的方法共同逐步撤军的方案。

在谈判期间，联合王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令人不安的条件，企图使军队撤出该地区的工作归于失败，以便在非常接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上述地区，即与该群岛相距150海里的地方，无限期地保留它的战舰，其中包括核潜艇。联合王国显然打算让它的舰只停留在海岸附近，企图表明阿根廷部队是在英国军舰大炮的压力下撤退的，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决定自愿撤退的。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同意的。

关于在双方就争端中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期间在该群岛建立临时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阿根廷共和国接受秘书长提出的由联合国负责临时行政管理工作的建议，并提议在实质性谈判进行期间，在预定的时期内，应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属地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建立此种行政管理机构。

就此而言，阿根廷共和国的理解是，将考虑完全由联合国进行行政管理：阿根廷国旗也将在该岛悬挂。凡是保证该群岛正常的行政管理所必需的一切立法、

行政、司法和治安工作，在将近一年的短期谈判期间，均由既不是英国国民又不是阿根廷国民的官员负责进行。在这段时间里，大陆阿根廷和该群岛之间的交通通讯都将保持畅通，对双方在该群岛上的国民都不施加人为的限制或不公平的歧视；而施加这种限制和歧视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该领土陷于瘫痪，以期使人回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从而使英国通过这些年来人为维持的制度来永远保持其控制权。

近10年来为该群岛服务的阿根廷国家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那里行驶的科学考察船和商船可以自由进入港口；电话、电报和电传以及阿根廷的彩色电视部门将继续营业。这是全部服务事业中的一部分，服务事业包括向该群岛提供能源的阿根廷煤气公司，以及在这段临时时期内有益的教育和医疗设施。

这些主张也没有为联合王国所接受。它企图在全力活动的英国殖民主义行政结构和联合国行政官员的帮助下，使该群岛在时间和空间上陷于瘫痪，从而把一些条件强加于联合国和实质性问题的谈判过程。

我们不可能同意而且相信联合国也不会同意这种企图在其主持下将一个殖民主义行政结构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做法。英国的这一做法，是和结束殖民地状况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背道而驰的。后面我们还要进一步谈到这一问题。

关于实质性问题的谈判，阿根廷接受在各个方面——按秘书长的建议双方撤军、设立临时行政管理机构和进行实质性谈判——同时并举的原则，同时表示愿意在预定日期内，在秘书长主持下就实质性问题 and 联合王国进行谈判。

阿根廷不打算对谈判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因为它对自己合法的管辖权深信不疑，这一管辖权已经得到拉丁美洲国家华盛顿外长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国家声明的集体承认。阿根廷的这一态度为在商定日期内明确、广泛而合理地解决这一争端创造了适宜的气氛。

尽管如此，联合王国还是企图对谈判过程附加一些条件，首先是它坚持在联合国负责行政管理的同时必须保留殖民主义的行政管理结构，企图以此对谈判过程作出预断并对实质性问题附加一些条件。

第二，联合王国不同意直接或间接提到第1514(XV)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关于该群岛问题的三个有关决议。这种态度是完全无视双方17年的谈判过程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因此，正是英国政府而不是阿根廷拒绝提到大会在这一问题上承担的明确任务，从而为谈判过程规定了一些先决条件。

在最近几次谈判中，我们还惊奇地看到英国企图分裂该领土，只同意对该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的前途进行谈判，企图保留两个较小的属地。他们还想不让在这两块属地上建立联合国的临时行政管理机构，并且拒绝将军队撤出这些群岛。他们这样做是无视下述事实：在这些年的整个谈判过程中，甚至在送交联合国的阿根廷-英国联合公报中，都从来没有单独考虑过这些属地。恰恰相反，始终是明确提到这些属地的。联合国在它采取的一切行动中，都认为它们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属地，在谈判过程中也始终认为这些领土是政治上和行政管理上的一个整体。就此而言，提一下文件A/32/110和A/32/111所载联合公报中公布的、分别由阿根廷的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大使和大不列颠的理查德大使签署的协议是适宜的。1979年1月19日伊沃尔·理查德大使以照会形式送交联合国的阿根廷-英国联合公报(A/34/66)，以及英国代表P.R.A.曼斯菲尔德1979年6月27日以照会形式送交联合国的这一联合公报(A/34/343)，都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三个岛屿群都包括在谈判之中，联合国并没有把它们排除在外，而且明确提到它们的名字。

同样，我们要强调指出，英国要求联合国无限期地负责临时行政管理工作，这也许是因为它觉得，最永久的莫过于临时。星期一下午收到的英国协议草案，就对这一临时行政管理工作附加上条件，使双方达成的协议意味着，我们如不接受英国想在谈判桌上强加的条件，其中包括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联合王国就保留维持这种局面的权利。

换句话说，谈判要到联合王国想结束的时候才能结束；临时制度要到联合王国想结束的时候才能结束。我们认为这种临时行政管理不能无限期继续下去。

联合王国坚持使用武力的背后有一些极端危险的

想法，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联合王国大肆宣扬和策划的暴力升级行动明显违反了宪章的条款和第502(1982)号决议。英国在采取这一行动的同时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由于得到其他国家直接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变本加厉。

无可怀疑的是，在英国在这一整个漫长的过程中，提出的一切论据和坚持的顽固态度的背后，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企图保持和加强它在南大西洋的军事存在，而这一地区和它的正当利益却是毫不相关的。

这是本组织或本机构所不能接受的，除非联合国准备接受帝国主义。

要从目前发生的一切事件中得出全面的结论，现在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有一件事看来还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要和平，而不要暴力升级；它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和进一步发扬真诚谈判的精神，而不要回避发生争端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是有人企图永远保持殖民统治和外国势力的存在，破坏本组织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完整。

自从开始试图谋求和平解决以来，英国的空军和海军几乎是毫不间断地轮番进攻。数以百计的人已经丧生，但是这似乎还不足以抑制英国政府要进行征服的决心和想使我们流血的愿望。就在此刻，联合王国的殖民主义干涉舰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就生命和财产而言，它的破毁作用是巨大的。这对本地区的和平和世界和平，对中小国家的安全以及本组织的前途会有什么后果，是难以逆料的。

阿根廷共和国在把这一情况告诉安理会的时候要感谢联合国，特别是感谢耶维埃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努力寻求适当的基础，以解决阿根廷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因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问题发生的冲突。阿根廷共和国要向安理会重申，它始终愿意谈判。

现在该由安理会完全负起自己的责任来。过去几个星期的痛苦经验已清楚地表明，如果安理会要起作用而且是建设性作用的话，下一步它必须采取什么步骤。

我国要正义,要过和平的生活。它已经以高昂的代价表明,它准备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自卫。拉丁美洲和不结盟国家也同样以冷静坚定的态度申明,它们要的是持久的和平解决,这种解决办法还必须是公正的,而公正就意味着承认阿根廷对该群岛的主权。

英国政府务必不能搞错,在这一血腥勾当中支持它的国家也务必不能搞错。恢复殖民地的时刻已经永远过去了。为了国家领土完整而团结一致的全体人民的意志是任何东西也不能违抗的。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的代表团向你和你的代表团表示祝贺,因为你极其巧妙而耐心地主持着本月的审议工作。这些才能是我们在你的伟大国家的代表身上理所当然地预料会看到的。

与此同时,我要向我的好朋友和同事,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和他的代表团表示我的最热烈的感谢,感谢他们在上个月,也是最困难的一个月里,极其熟练而文雅地主持了我们的审议工作。

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刚才对最近进行的谈判作了说明。在那艰苦的长时间谈判中,尽最大努力以促使达成协议莫过于秘书长了。我国政府完全信任他的才能和正直。他未能获得成功,并非因为他缺乏才能或不够努力。

我不得不请安理会理事国回顾一下目前形势是如何形成的。我要从2月底我国和阿根廷在纽约举行的谈判说起。根据双方同意发表的公报,谈判是在积极的建设性气氛中进行的。阿根廷方面在会谈中提出了一些关于以后几轮讨论的程序问题的建议。3月间,我国政府正在考虑这些建议。就在这个月的月底,我国政府得到情报说存在着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的危险。4月1日,阿根廷外交部长通知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说,他不愿接待高级使节;他说,外交渠道已经关闭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在同一天——即4月1日请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我解释说,我们认为入侵已迫在眉睫。

安理会的反应是授权它的主席呼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不要在该地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我的代

表团当即对这一呼吁作出了积极的响应。阿根廷代表却保持沉默。4月2日,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4月3日,阿根廷部队入侵南乔治亚。同一天,即4月3日,安理会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该决议确定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破坏了和平,并要求立即撤出一切阿根廷部队。

在随后的日子里,阿根廷没有明确表示抵制该决议,其真实原因无疑是:这是按照宪章第四十条规定作出的强制性决议——当时已清楚说明这一点——阿根廷不能抵制。然而,阿根廷实际上抵制了该决议。阿根廷不但没有撤军,反而派兵增援它在福克兰群岛上的武装部队。它在该群岛上强行建立军事政府,取代以前的民主政府,而在那个民主政府管辖下,岛上的英国人在英国领土上已经和平生活了一个半世纪。阿根廷一门心思想加强对福克兰群岛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王国别无选择,只有行使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我们固有的自卫权。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已详细通知了安理会主席。4月22日迅速收复了南乔治亚,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只有一人伤亡。但是,在通过第502(1982)号决议48天之后的今天,阿根廷仍然占领着福克兰群岛。

我国政府从一开始本来就可以提出完全正当的要求,即侵略者必须撤退,恢复原状,因入侵而被粗暴中断的外交谈判在原先中断的地方继续进行。

然而,我国政府出于和平解决的强烈愿望,准备进行谈判,而且事实上准备在谈判中表现出灵活性。先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后是秘鲁总统的斡旋下举行了谈判。他们两位的不懈努力应该得到最热情的赞扬。特别是我认为国务卿黑格在所花时间和奔波的路程方面一定是创造了穿梭外交上无法打破的纪录。甚至在他们的努力未能取得成果之后,我国政府也没有采取这样的姿态,即认为不可能进行谈判了,外交渠道已被阿根廷的行动堵塞了。远非如此。我们对秘书长在他向我国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先生提出的广泛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斡旋表示欢迎。可悲的是,秘书长不得不在5月20日报告说,他的努力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在谈到最近一轮谈判这一具体问题之前，我要阐明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和平解决。很清楚，阿根廷的入侵违反了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则。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双方早就承认，关于福克兰群岛的主权问题存在着争端。这一点大会也是承认的。4月2日和3日，阿根廷企图军事解决，而不是继续谋求和平解决。4月1日，阿根廷外交部长明确表示关闭外交渠道。这些行动与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应该受到国际社会最严厉的谴责。甚至对主权问题与我持不同观点的人也一定会同意说，阿根廷使用武力是违反了所有国家承担的设法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基本义务。这样阿根廷就违反了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现在我谈谈不使用武力问题。阿根廷入侵时对福克兰群岛上完全和平的居民使用了武力，这些居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威胁过任何人。根据不存在阿根廷进行自卫的问题。因此很清楚，阿根廷的行动也违反了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就是会员国有义务：

“不得……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方法……使用武力。”

我几乎不需要提醒安理会，联合国的第一项宗旨就是：

“……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第1条第(一)项〕。

因而阿根廷于4月2日开始使用武力解决它和联合王国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的分歧时，它就违反了宪章。

事实上，阿根廷首先使用武装部队也就犯下了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提出的侵略定义所指的侵略罪行。阿根廷外交部长在4月3日对安理会的发言中，企图提出一种危险的理论，说宪章在某种没有具体说明的方面不适用于当前局势，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于1945年之前。在宪章中绝对找不到这种危险理论的根据，这是十分清楚的。宪章适用于1982年发生的有关国际关系的一切事情：联合国正在审议中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45年通过宪章之前几年、几十年和几个世纪。此外，阿根廷的行动显然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

解决问题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这些规则是与宪章并存的。国际法规则对1945年前国与国之间存在的老分歧并无例外。

现已确定阿根廷使用武力是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和第四项。因此，军事占领福克兰群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法的。这在1970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友好关系宣言中是明确规定的，该宣言提出：

“国家领土不得作为违背宪章规定使用武力所造成之军事占领之对象。”〔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似乎这还不够，阿根廷的继续占领显然还违反了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的规定。

我来谈谈自卫问题。英国政府面临的局势如下：阿根廷武装部队入侵了英国领土。英国国民正处于军事占领与军政府的统治之下，而这是违反他们自由表达的意愿的。阿根廷正日复一日地使用武力占领英国领土，压制福克兰群岛居民。第502(1982)号决议已证明不足以促使撤军。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王国完全有权采取措施，以行使它所固有的、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的自卫权利，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如果宪章不是这样规定，那就是鼓励侵略者，使被侵略者陷于困境。首先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强占领土、压制人民：这正是宪章所要防止的事情。

我现在要谈谈非自治领土人民的自决权问题。宪章是以所有人民权利平等和自决的原则为基础的。这是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第一条都明确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无论是宪章还是这两个公约均未规定有例外。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和关于非自治领土的宣言，承认以非自治领土如福克兰群岛的居民之利益为“至上”的原则。同时，这些居民属于本宪章所建立之国际和平及安全制度之内。换言之，我所提及的和平解决及不使用武力的规定对非自治领土同样适用。第七十三条说到自治的发展以及自由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福克兰群岛居民长期以来享有的制度正是这种性质的制度。阿根廷企图以军人专政替代福克兰群岛的民主政府和民选机构，这的确是

对自决权的嘲弄。当该军人专政企图如现在所为改变福克兰群岛居民的生活方式、迁入移民、买进土地、强迫使用西班牙语、改变学校课程等等时，更是在伤害之外又加上侮辱。这一切很显然都是和宪章保护的自决权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这带有阿根廷殖民主义的味道。

阿根廷指责福克兰群岛的政体是殖民地政体，这是荒唐的。我们听说过“必须消除美洲的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然而这个政体是福克兰群岛居民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认可的。阿根廷领导人有什么权利将他们那种军人专政强加于懂得民主、热爱自由的完全不同的人民呢？人们不会不注意到，阿根廷并未批准有关人权的两公约，而联合王国都批准了，而且是代表福克兰群岛批准的。

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一直承认福克兰群岛是非自治领土，联合王国是管理国。我们一直和二十四国委员会合作，该委员会每年都审查福克兰群岛的情况。去年，大会要求该委员会经常注意该群岛的情况并向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我们已经履行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义务。我们引进了政治上的先进事物——建立一个立法议会和一个执行委员会，两者成员均由选举产生。我们不准备让历史倒退，看到这些机构被废除。有人说，不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福克兰群岛居民只不过是国外迁居此地的过客，这是不真实的。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这是谎话。福克兰群岛居民在岛上居住的时间，和大多数阿根廷家庭在阿根廷居住的时间同样长，甚或更长。他们完全不同于阿根廷人，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

正如阿根廷人有权在阿根廷生活一样，福克兰群岛人民同样有权继续在福克兰生活。

两个民族都有权在各自的政体下生活。阿根廷无权否定福克兰群岛人民的自卫权利。它也无权决定自1945年以来一直适用的宪章第七十三条对他们不再适用。

阿根廷提出主权要求根据的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历史。1833年以后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使阿根廷的要求显得更有力量。联合王国拥有主权则是根据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纪的历史，根据居民的国籍，

根据居民自由选择的意愿，而且也根据他们在该领土所取得的成就。

报刊上刊登了斯坦利的房屋、学校和教堂的照片，这是福克兰群岛居民而不是曼内德斯将军的军队建造的房屋、学校和教堂。整个斯坦利镇是1833年以后建设起来的。我可以举出好多这样的例子。不过含义是清楚的。福克兰群岛居民对该岛拥有一切权利，他们完全感兴趣的是让他们尽快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有争论的是主权问题，而不是该群岛的居民。这并不是两种侨民共同占有同一领土的问题。

现在我要说一说谈判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过去十来天里在秘书长斡旋之下进行的谈判问题。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正如由黑格国务卿和贝朗德总统发起的前几次谈判一样，英国政府都是极其真心诚意，怀有极其强烈的紧迫感，尽了最大的努力。在秘书长主持下的谈判，也许是我经历过的最深入细致、最坚持不懈的谈判了。

鉴于已取得我们希望取得的进展，上周末我被召回伦敦，以便同我国政府在最高一级上对形势作出估计。5月17日我一回来，就以一份临时协议草案的形式把我国政府的最后立场告知秘书长。这一协议的文本已于昨天在众议院公布，今天的《纽约时报》也已全文刊登。我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我们的立场是不准备放弃原则，但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有最大的灵活性。

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开始时我就说过，我国政府的正当要求是侵略者全部撤军，恢复原状，继续进行业已中断的外交谈判。现在，5月17日我国政府的立场是准备考虑比这多得多的问题。我们准备考虑同时撤军——双方同时撤军——而不是入侵者先撤军的问题。我们准备考虑在联合国监督下同时撤军的问题。我们也准备考虑由联合国承担短期的临时行政管理工作，使外交谈判得以继续进行以期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我们坚持在这一临时阶段应保持岛上的民主机构，但我们也准备同意让阿根廷代表参加这些机构，代表人数可以比根据阿根廷侨民人数所应占的比例大一些。我们准备在临时阶段接受阿

根廷的一位官方观察员。我想我提出的以上各点总不能说我是态度僵硬和不灵活吧。

我国外交大臣已于昨天通知众议院说——我是在解释他所说的话的意思——我们的要求如下：第一阿根廷必须撤军，这是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提出来的要求。第二，一旦同意撤军，就实现停火，避免进一步伤亡。第三，如证明有必要作出任何临时安排时，应对该岛的民主管理作出令人满意的规定。第四，保证就该岛前途与阿根廷进行的谈判必须包括规定职权范围的问题，以便确保这些谈判并不是对主权或其它问题的谈判结果预先加以确定或预先作出判断。外交大臣在这方面已清楚表明，我们仍旧准备就该群岛的长远前途问题与阿根廷谈判。我们准备讨论双方希望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有一个条件，即对谈判结果决不能预先加以确定或预先作出判断。安理会理事国研究一下我们的协议草案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必须坚持的东西始终坚持，对能够显示灵活的地方就表现出灵活。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转告安理会理事国，阿根廷政府对我们的建议作出的答复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认为这一答复象前几轮谈判的情况一样，是继续企图拖延时间，使阿根廷能够更牢固地控制它用武力抢占的土地。尤其是阿根廷政府坚持要在协议里包括南乔治亚和南桑威治群岛。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些岛屿和我们对福克兰群岛的争端毫不相干。它们几乎在1,000海里之外。它们不构成一个群岛。之所以从福克兰群岛对这两个岛屿进行管理只是出于方便，这些岛屿荒无人烟。我们拥有这些岛屿的原因是和拥有福克兰群岛的原因完全不同的。其次，阿根廷政府坚持不平等的撤军过程，对此我国政府无法接受。阿根廷政府拒绝在临时阶段继续保留该群岛的民主机构，而这些机构是多少年来我们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所承担的义务逐步建立起来的。阿根廷只准备一个可能性，即岛上英籍居民与阿根廷居民中的“成员”，可由联合国临时管理机构任命为“顾问”，双方人数相等。这不仅在概念上是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破坏了我刚才提到的民主机构，而且要求大约30个居民与大约1,800个居民的“顾问”人数相等，这是荒谬可笑

的。阿根廷要求在临时阶段，居民和财物可以自由进入。这样它就能在短促的临时行政管理期间，从根本上改变该群岛的人口状况，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建议。阿根廷提出了何时结束、怎样结束以及用什么方式结束谈判的方案也是我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同时和我们以前根据客观情况所认为的相反，无法保证阿根廷同意使用的措词将毫不含糊地表明不应该一开始就对谈判的结果预先作出判断。

上面列举的事例并不是详尽无遗的，但却足以表明我国政府的下述结论是公正的，即阿根廷的答复无异于全部拒绝我们的建议。

秘书长作了最后的努力，看双方的巨大鸿沟是否能够填平，这是值得赞扬的。我国政府并未拒绝秘书长提出的倡议。我昨天已打电话向秘书长说明，我们赞赏秘书长倡议中的积极方面，这一点我国首相也已在同日下午通知了众议院。我不得不告诉他，他的倡议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国的最后立场有分歧；而且即使双方接受这一倡议并以此作为谈判基础，那么即使不是几个星期，至少也要好几天才能知道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我告诉秘书长，在对他的倡议作详细评论以前，我们先要了解阿根廷方面对倡议中的每一点内容作出的全面评论。我们的最后立场和阿根廷政府答复之间的差距太大，继续谈判将毫无成效，除非我们可以肯定阿根廷的反应包括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立场，并向着我国政府可以接受的立场大踏步前进。到昨晚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反应。

同时我已向秘书长表明，就象我在整个谈判期间所表明以及在非正式磋商中向安理会所有理事国所表明的那样，对于有希望和平解决目前危机的任何途径，我国政府是决不会置之不理的，但与此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让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所固有的自卫权来采取军事行动。这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立场。

英国人民既不是军国主义者，也不好战。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错把我们的反应缓慢解释为软弱。这始终证明是个大错。我们不因口号和豪言壮语而冲昏头脑，但我们坚决地顽强捍卫原则和人民的权利。在这一事例中，阿根廷的侵略公然违反了和平解决争

端和不使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原则。福克兰群岛人民的权利遭到了侵略者的践踏。我们作出了反应，正如我们历史上几个世纪以来总是对此类挑战作出反应一样。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希望并祈求和平解决，只要这样能符合这些原则和权利就行。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多尔先生(爱尔兰)：先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安理会本月的公开会议上发言，我要对你担任安理会5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与你有着良好的关系，我国和贵国有着良好的关系。我向你致以最热烈的良好祝愿。我还要祝贺和感谢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他以确实令人钦佩的方式履行了4月份的主席职责。

今天安理会在危急的时刻召开会议。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南大西洋交战，它们的冲突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日益增大的后果。就我国来说，它既与大不列颠有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也与阿根廷有着友好关系，因而对这场冲突深感关切并深受其影响。

这场战争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对每一场战争也许都可以这么说。但是以前能象此时此地那样深信不疑地说这话吗？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的呢？

4月初，阿根廷使用武力来解决它与联合王国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长期争端。这样做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当时我代表爱尔兰在安理会发言时就这么说了。我还对此后可能出现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我要简短地引述一下我在4月3日发言中的一些话：

“有人可能认为，对一些小岛屿的争端是一件比较小的事情，但是在任何争端中使用武力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武力可能导致报复，冲突可能迅速升级。过去因为更小的事情也爆发过战争。

“联合国存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防止这种冲突。正因为今天存在着联合国，我们才有权代

表整个国际社会坚决要求，冲突一旦发生必须加以制止，争端必须根据宪章用和平手段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S/PV.2350，第97页〕

4月初的这一担心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七周来全世界象可怕地着了魔似的注视着古老的典型事例再次重演。

最初使用武力引起了武力的回敬，同时提出了自卫权问题。双方都考虑到自己的荣誉与威望，而且原则也必须捍卫。冲突升级，战争的准备工作就绪。

在这七周里，曾经有好几次试图通过国际调解来避免这场战争。国务卿黑格曾为此而积极努力。秘鲁总统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往三周里，我们的秘书长在与双方代表商讨以期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时作了很大的努力。

秘书长的这番努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使用了最高超的外交手腕。但是我们刚才听到他说，他认为现在继续努力并不会取得成效。

是否有别的什么办法呢？还是国际社会和安理会现在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难道我们一定要象希腊戏剧里的合唱队那样，为逐渐展开的悲剧而哀痛，却不设法加以防止吗？

5月4日爱尔兰政府就已正式请求安理会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其它和平努力似乎已无法奏效之际国际社会只能承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是难以接受的。我们认为，联合国作为解决冲突和防止战争的机构，应该动员起来发挥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做已收到良好效果。秘书长告诉我们，他在5月初就和双方进行接触，到现在几乎已有三周了，他以极大的耐心巧妙地进行斡旋，以求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在那段时间里，我国政府并未急于要求安理会召开公开会议。我们的目的是在其它和平努力已经停止时使联合国介入。由于秘书长的英勇努力，这个目的已经非常出色地达到了。在最近几周安理会举行的三次非正式秘密会议上，我们大家都一致支持和鼓励他；我们不时从他那里得知他的努力取得进展的情况。

这些努力现在已经结束了。秘书长认为他不可能在目前的基础上再前进了。所以，爱尔兰要求安理会召开本次公开会议，这是4月3日以来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公开会议。

我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首先，我们感到秘书长可能希望向安理会报告他在最近几周来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进行的长时间耐心努力的情况。

我们认为，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证明召开公开会议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认为，在发生严重冲突而且冲突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安理会有责任在其它努力失败时开会考虑是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止这场冲突。我们清楚地知道安理会采取行动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但是非得到一切可能的办法都想尽而不论其成功希望是多么微小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同意让这样悲剧性的冲突继续和发展下去。

我在前面说过，这场战争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我硬是要重复这句话。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争端有许多特点，本来可以避免战争，而且一旦战争爆发也应该可以加以制止。

首先，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不是敌人——或者说，在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争端发展成为战争之前不是敌人。其次，就这一事例而言，目前争论的问题是冲突唯一真正的起因。在其它地方，在别的情况下，战争的直接起因也许很小或者微不足道。但在这类事情上，实际情况往往是战争出于更深刻的原因，出于意识形态或区域性角逐的原因。目前这件事却不是这种情况。这场冲突其实只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冲突便会结束。这就意味着，这件事比我们时代的任何其它事件更能考验国际社会经过一代人逐步形成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体制和方法。

第三，虽然牵涉到的原则很重要，但发生争议的地方面积很小，而且地处僻远。该群岛的人口也少：至多1,800人，一共也许是800户。

第四，在目前这场冲突中尽管双方态度强硬，但在过去双方都承认，基本问题，即对该群岛的最终主权问题，确实是双方可以进行谈判的一个问题。而且

在几年前的谈判中甚至提出了一些主张，这些主张本来是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的。

这一切都是有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问题的基本争端应该说是容易处理的充分理由。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这次冲突的近因不是这一基本争端本身，而是一方破坏法治，力图用武力达到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决争端的目的。过去七个星期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可以说都是直接由此产生的。

当牵涉到重要的国际原则时，我们的思想就应该明确。如果我们承认一条重要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该始终如一，希望这一原则能得到坚持。

就爱尔兰而言，我们相信它在这个问题的每一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和明确的。让我在这里简单地再次说明一下。

第一，爱尔兰没有就有关该群岛的基本争端的是非曲直表过态。

第二，我们认为阿根廷当初的武装干涉是错误的。我们的总理豪埃先生5月11日在爱尔兰议会中说：

“爱尔兰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阿根廷的武装干涉是违反法治的。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全世界多的是，不能凭借武力来解决。法治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必须坚持。”

第三，我们拥护第502(1982)号决议，对这项决议我们在4月3日投了赞成票。我们认为它全部规定必须得到贯彻执行。这就是说，我们希望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阿根廷部队撤出该群岛和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当然，现在的解决办法还必须考虑到第502(1982)号决议通过以来事态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秘书长主持的谈判提出双方撤军的问题是正确。

第四，作为为防止冲突和使这些原则得到实施所作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爱尔兰政府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和欧洲共同体其他国家一起于4月10日通过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制裁的初步计划。但在几个星期前就可以看出，采取制裁措施时的情况已发生变化。现在这些制裁措施无助于为谋求和平解决所作的

外交努力，反而成了日益加剧的战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爱尔兰作为一个在武装冲突中历来守中立的国家，审查了自己支持制裁措施的立场，并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就延长制裁时间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拒绝在5月17日制裁期满之后延长制裁时间。

这就是爱尔兰在当前这场冲突中一直支持的原则，也是我们继续坚持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任何解决办法所必需的。

但是能否因此就说支持这些原则势必就得承认战争是为了坚持这些原则所必需的呢？我的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战争，即使是有限战争，都是国际关系中极不合理的事。它开始时为了捍卫原则也许是十分合理的，但是它很快就会有自己的不合理的逻辑和势头。战争开始时也许经过仔细算计。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不管双方的政治领导人或军事领导人的初衷如何，很快就会超出一切仔细算计的范围。

如果说此刻在南大西洋进行的有限战争可能扩大，或者把其他国家也卷进去，这似乎是未必可能或者甚至是很牵强的。但在1914年，尽管当时在全世界看来似乎是多么的不可能，但一声枪响却一而再地引起回响，直到精心建立的联盟体系慢慢滑入战争。

在现在这场依然是有限的战争中，已经使很多人丧生，这是可悲的。在今天之前，丧生的人总共也许已等于该群岛人口的三分之一。今天甚至可能更多。迄今为止双方的费用要比该群岛许多年的生产总值多得多。如果把这些钱用来为岛民谋福利，一切有关的人会得到多大的好处啊。

双方部队或者还有岛民本身蒙受这么大的伤亡，这确实是个悲剧。现在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必须始终相信还来得及。就爱尔兰而论，它认为至为重要的是在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无限期拖延下去之前，现在就予以制止。

我硬是要重复说，我们并不是漠不关心。我们大力支持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原则。我们不愿意看到原来不能承认的一种行动现在作为既成事实而得到承认。

我们也认为错误行动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但在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最近为求得解决而进行的一切谈判，显然都是以双方接受第502(1982)号决议的各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其中特别包括该决议第2段中提到的、阿根廷部队必须撤出该群岛的原则。我们今天听到的秘书长的发言，已再次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

就我们而言，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坚决恪守我们拥护的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些原则必须得到贯彻。但在当前危险的局势中，我们也看到了必须做的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很简单。在目前的冲突变得无法控制之前，必须有个人叫“停止”，而这正是为了坚持这些原则并防止发生新的悲剧。

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必须最紧急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任务是，设法尽快制止目前的冲突，使谈判得以恢复，同时我们要全力支持安理会已经认可的这些原则。

我的代表团准备和其他代表团一起为此而共同努力，并把它当作一个紧急事项来办理。我们并不幻想这一工作是轻而易举的。我们知道，安理会就这种问题采取行动时所固有的局限性；我们也知道，由于其他和平努力已经停止，剩下来可供选择的、采取行动的办法已逐一变得很少有施展的余地。

同时，我们的秘书长经过几周细致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显然是十分了不起的。对一个超然的观察家来说，今天听了他的发言，觉得有争论的那些问题中，似乎已有75%以上达成一致意见，其中包括第502(1982)号决议中的各项原则。现在我们简直不能让这些成就付之东流。因此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值得让安理会正式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但是这一次安全理事会可以正式授权于他，从而给他增添一分力量。

秘书长本人昨天已感到必须停止的工作，现在要求他继续进行，乍看起来，这似乎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安理会在迫切要求制止冲突时，现在再加上正式授权给秘书长，那么他的工作就增加了新的生命力。他的工作内容本来已经是令人钦佩的。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使他的工作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地位和新的权力？

这就是爱尔兰在目前我们讨论这一紧急问题时想要表达的一些看法。最后让我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些看法。

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这场具有各种危险性和发生悲剧可能性的冲突应该结束，而且迅速结束。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一些基本原则应该坚持。我们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秘书长已设法使之达成暂时性一致意见的各点现在都应保留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直到通过他的进一步努力达成完全的一致意见为止。

我要保留在以后辩论中必要时再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爱尔兰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西堀先生(日本)：首先，先生，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五月份的主席。虽然这只是安理会本月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但你在从本月初起就安理会处理的各种重要问题进行的一系列非正式磋商中，已经充分表现出堪称楷模的智慧和外交才能。我要向你保证，我的代表团在你履行这一崇高职务期间，将继续竭尽所能和你合作。

我也要高度赞扬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上月份对安理会工作的指导。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四月这一特别繁忙和困难的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正在显示出他的杰出才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不是他坚忍不拔和具有锐利的洞察力，安理会是不可能如此成功而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现在来谈一谈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首先我要高度赞赏秘书长过去几周中为谋求和平解决争端所作的辛勤努力。

自从安理会于上月开始处理这一问题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极力要求按照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把阿根廷武装部队立即撤出该群岛；我国政府还热切希望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争端。因此，我们积极支持美国国务卿黑格、秘鲁总统贝朗德和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努力。在看到美国和秘鲁的努力失败之后，深为遗憾的是秘书长现在向安理会报告说，他认为自己的努力目前没有希望结束危机或防止冲突加剧。

我国政府要再次强调，1982年4月3日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必须尽快实施。同时我国政府希望，为了避免局势日益恶化，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和人民继续伤亡，双方以及其他有关各方能真心诚意地立即探讨和平解决争端的每一种可能性，包括继续利用秘书长的斡旋。就我国政府而言，它准备在联合国内外为达到这一目标而继续尽最大努力。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巴西代表团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给我的这次机会来参加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拉丁美洲来说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的辩论。同时，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在这对谋求和平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时刻，我们祝你工作顺利。

巴西政府深为关切地看到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冲突的形势在恶化，这次冲突使安全理事会在无数人员即将流血之际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德菲格雷多总统的指示，我们在美洲互助条约缔约国第二十次协商会议上，在巴西外交部长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在巴西政府的官方声明中都表示过关切，德菲格雷多总统本人还亲自直接呼吁英国首相和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实现和平与和谐。尽管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发表了这些声明，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而且双方都宣布愿意执行，但现在的局势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危急。

我要回顾一下巴西对这一问题历来采取的立场。

1833年，当阿根廷政府通知巴西说，联合王国已占领该群岛并将总督和在那里居住的阿根廷公民驱逐出境时，巴西政府就和阿根廷共和国一起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从一开始，我们就始终认为这是一个联合王国在事实上进行占领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任何仲裁书、国际司法裁决或条约使英国的占领在法律上有效，时间的流逝

也不能使占领一事具有法律上的有效性，因为受害国阿根廷不断提出抗议和反对占领。

巴西立场的另一面一向是促使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因此我们支持大会于1965、1973和1976年在非殖民化这一点的问题范围内通过的决议，其中建议有关各方进行谈判。

巴西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从未放弃过希望。我们认为，和平解决必须以全面而又无选择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全部规定为基础。因此，我国政府坚决支持秘书长耶维埃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近日来为寻求一种能够使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之间避免发生武装冲突的办法所作的努力。巴西的立场是联合国应对解决争端作出有效的贡献，巴西外交部长拉米罗·萨赖瓦·格雷罗先生在致秘书长的信中已表明了这一立场，他在信中肯定地说：

“由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共和国之间的危机在不断恶化，由于南大西洋爆发一场武装冲突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巴西政府认为必须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进行工作。联合国有责任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包括预防性措施，以保证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S/15024〕

5月19日，在南大西洋行将爆发流血冲突之际，我国外交部长给你主席先生一封对秘书长的努力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说：

“我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的危机有可能很快发展成为流血冲突深感关切，因而代表巴西政府重申我们坚信，必须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有关决议，谋求和平而体面地解决问题，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同时必须让联合国参与其事，必要时让它参加实际工作……

“巴西作为一个永远为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献身的联合国会员国，深信如有必要，安全理事

会在履行其职责时，定将采取快速有效的措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S/15097〕

巴西政府本着同一精神，通过它的外交部长表示支持秘书长的和平努力，而且它不能不对这种努力因联合王国的阻挠而中断深感遗憾。事实上，经过这种努力已经具备了和平解决的一些基本要素。

局势是严重而危急的。双方已经有很多人丧生，现在愈来愈迫切地需要打破暴力的循环。

安全理事会现在有责任决定一些在联合国监督下执行的措施，以防止局势恶化，并正式授权秘书长继续努力对双方做工作，以求达成公正、体面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有义务而且完全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全面实施安理会自己通过的第502(1982)号决议，它不能接受违反该决议具体规定的单方面行动，即使这种行动是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自称为实施安理会的决定而采取的。

在我的代表团4月3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我们肯定地说马尔维纳斯问题使我们巴西人深为激动。国际社会面对着这一局势不能漠不关心，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将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人们没有采取战争行动的余地。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厄瓜多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我感谢你主席先生惠然让厄瓜多尔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这次公开会议，安理会对世界和平感兴趣和关心的国家自由表达意见的论坛，在这里，在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全面参与之下进行充分的辩论。我相信你担任主席将获得成功，因为你的才能和经验说明了你的国家源远流长的智慧和和对和平的爱好。

厄瓜多尔作为拉丁美洲国家和国际法原则的坚强卫士，不能不对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两个会员国之间的谈判破裂感到遗憾。

厄瓜多尔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以及在美洲国家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各个机构内，都毫不动摇地坚决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这块领土提出的主权要求。

阿根廷对作为本国领土一部分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所拥有的权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脱离西班牙独立的时候，继承了宗主国以前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就这一点来说，正如我国依据宪法选出的总统奥斯瓦尔多·乌尔塔多先生最近给阿根廷总统的一封信中所说的：

“厄瓜多尔一向认为，拉丁美洲国家对领土的所有权必须以1810年的依照法律已经占有的这一主要法律原则为根据，因而始终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去获取领土。因此它认为，仅仅占领依法应属于我们这些国家的领土，不能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有效，不管占领的时间已有多久。它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侵占领土的问题。除此之外，厄瓜多尔还在许多场合表示过下述坚定的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来消除全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

面对着派遣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侵犯美洲这一不能同意的做法——这既是一种时代错误，也是一种破坏法律的行为，面对着为把解决办法强加于人而公然宣布使用武力的行径，面对着宣告和公布通过专横地强占海域来进行海空封锁这一做法，面对着经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些强国认可的经济制裁，现在又面对着公然进行战争的行为，厄瓜多尔表示它完全否定这些行为，要求根据法律原则来纠正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安第斯国家集团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所属国家都表示了这一看法。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路易斯·巴伦西亚就此种来自大陆以外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为保持殖民主义而发动的这些袭击，危及美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此外还有对阿根廷采取的强制性措施，这些都破坏了目前仍然有效并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得采取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国际争端只能用和平方式解

决；用武力占领的领土不能因时间的推移而合法化，不管占领的时间多长。这些基本原则就是厄瓜多尔传统外交政策的基础。”

厄瓜多尔认为，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成员国，美洲互助条约的一个缔约国或者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爱，求助于任何世界组织或美洲组织。所以在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上提一下第二十次外交部长磋商会议的那项重要决议是适宜的。该项决议是今年4月28日以17票赞成、零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的，该决议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15008分发。

美洲互助条约明确规定，它的决议一旦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就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对全体缔约国具有约束力。该决议在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之后，敦促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休战，以便能够继续谈判，求得冲突的和平解决，解决时要考虑到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和岛民的利益。该决议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采取强制性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深感遗憾，并引用美洲法律委员会声明中的话说：

“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有无可否认的主权”〔S/15008，附件，第1页〕。

厄瓜多尔一贯主张消除我们大陆上任何殖民主义的存在，因而支持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个宣言在不损害各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适用于美洲领土。

对于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提出的主权要求，大会第2065(XX)号、第3160(XXVIII)号和第31/49号决议也同样对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就和平解决它们争端问题所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关切。这里提一下1948年举行的第十次美洲会议的第三十三号决议是适宜的，该决议说：

“只要美洲大陆上尚有人民和地区受殖民政权管辖，领土被非美洲国家占领，美洲的解放就不能说是完成了。”

厄瓜多尔希望问题能以和平方法而不是以武力来解决，这是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它曾和哥伦比亚及哥斯达黎加一起，在美洲国家组织内设法以协商一

致方式通过一项倡议，以便提供友好合作，努力找到一种能够最终防止值得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危险的解决办法。现在厄瓜多尔向安理会重申，必须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巴拿马作为拉丁美洲的忠实代表勇敢提出的倡议，还有爱尔兰的倡议，都在几天前呼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部队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这些倡议已经提到过了。爱尔兰在提出倡议并敦促欧洲经济共同体撤销对一个美洲国家仓促实行的制裁时，重申了该国的崇高传统，这些传统也是我们南美洲人民150年前独立以来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独立时摆脱的那个殖民统治，今天已揭开它的痛苦的最后几章，我们希望它能最后消灭。

厄瓜多尔赞成大会关于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第32/76号和第32/79号决议。大家都有义务在该条约规定地区内的领土上实施附加议定书，而马尔维纳斯群岛显然包括在内，它同样也属于1947年的美洲互助条约的适用范围。

忠于本身原则的联合国不能漠不关心，安全理事会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使用武力的行为并恢复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谈判。厄瓜多尔永远不会接受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立即恢复西半球的和平，以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庄严义务。遗憾的是联合王国中断了根据秘书长坚持不懈地及时提出的倡议而进行的谈判；安理会应该授予秘书长广泛的实际权力。

我国重申信任联合国，并希望在按照宪章规定采取行动使敌对行动停止之后，能举行和平谈判以解决争端。

主席：我感谢厄瓜多尔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澳大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斯特里特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本来希望能够在比较欢乐的情况下照例祝贺你当选为主席，但是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鉴于福克兰群岛危机的情况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我的代表团要求准许发言。我们感谢你主席先生允许我们发言。

向安全理事会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是合适的。在南大西洋爆发的武装冲突的局势，有发展成为一场大战的危险。双方都已经有很多人悲惨地丧生。过去24小时发生的新冲突，带来了使人员和物资遭受更大伤亡和损失的危险。

这一切都表明必须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目前这场凶险冲突的规模充分表明让局势恶化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但是必须记住目前这场冲突的起源，这就是阿根廷无视安全理事会4月1日发出的不要使用武力的呼吁入侵了福克兰群岛。这才是目前该地区的和平遭到破坏的原因。这场危机之所以持续下去，是因为阿根廷拒不理睬安全理事会4月3日提出的让阿根廷撤出它的占领军的强制性要求。

阿根廷入侵该群岛，尔后又拒绝每一次撤军要求，这才给自己惹出灾祸来。现在冲突日益扩大的原因不是英国的顽固不化，而是阿根廷的轻举妄动。阿根廷政府是受联合国以及——我们不要忘记——美洲国家组织的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领土争端的各项条约的约束的，可是它却在4月初抢占该群岛，从而抛弃了这些原则。从那时以来，它一直希望能获得永久性主权。英国政府一贯抵制这种做法，而这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采取的立场是以原则为基础的。福克兰群岛可能看来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利益及关心的事相距甚远。但是现在争论的不是远不远的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地区使用武力而没有受到制止，就会促使人们在其他地区采用同样的办法。南美洲，特别是中美洲，有许多领土争端。如果一个国家用入侵的办法来获取领土获得成功，那么从中可以引出什么教训呢？人们会想起三十年代的悲惨事例。沿着目前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澳大利亚政府并不是没有注意到，阿根廷入侵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许多反应，而全世界有许多小国特

别表示关切。它们得出了同样的教训：只有抵抗侵略才能制止侵略。

关于这一争端的事实就讲到这里。澳大利亚不愿意陷入阿根廷为了替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而提出的技术性细节问题中去。阿根廷提出的论据通常靠的是对宪章和早些时候的联合国决议作神秘的解释，而这只会把真正问题搞得模糊不清。

然而稍作评论可能是合适的。第一，阿根廷提请人们注意第 502(1982)号决议的第 1 段，以图指控联合王国本身进行敌对行动。我们认为，这是对该决议的曲解。目前该地区的武装冲突状态是阿根廷抢占福克兰群岛的结果，第 502(1982)号决议第 1 段所指的是这一点。

阿根廷还用它提出的主权要求来说明自己的行动是合理的。在这一紧急关头探讨这种要求并不是我的目的。但是应该指出，福克兰群岛并非不言而喻就是阿根廷的一部分。阿根廷的要求也不能以共同的种族联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基础，因为岛民的愿望必须看作是任何长期解决办法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

这事实上就是这一政治问题的关键。阿根廷说它接受第 502(1982)号决议。但同时它坚持在福克兰群岛实行一些别有用心安排，如果接受了这些安排，就势必导致承认它的主权要求。这当然是无视福克兰人的权利，而这就是要能走向谈判桌时的问题所在。

正如联合王国代表所指出的，福克兰群岛居民是永久人口，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叶。他们人数很少，但这并不能缩小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自己喜欢的那种政府的重要性。他们必须和其他人民——包括居住在小岛和小块领土上的人民——一样，享有同样的协商权。这不仅是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是整个国际社会应尽的义务。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因殖民主义而发生争论的问题，就象有些人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事实上，如果允许阿根廷的侵略继续下去，这种侵略本身就要成为殖民主义了。事实是岛民们

并未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愿望，要改变他们通过民选代表可以参加的、基本上是英国的行政机构。在最近一次即 1981 年 10 月举行的自由公平的选举中，他们已表示宁愿保持现状。

但是即使事实不是如此，即使阿根廷的要求有充分根据，它仍然没有理由使用武力，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获得它在会议桌上未能获得的东西。恰恰相反，阿根廷入侵该群岛，显然违反了规定有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等基本原则的宪章第二条第三项和第四项。

如果联合王国因此而采取军事行动，这也是阿根廷自己无端使用武力和未能遵从安全理事会的撤军要求而造成的自然后果。联合王国着手收复其领土，是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利的合法行动。

当然，大家本来都希望局势不会发展到发生军事冲突的程度。澳大利亚支持先是美国国务卿，接着是黑格先生会同秘鲁总统贝朗德·特里，最后是秘书长为了求得和平解决而接连不断作出的努力。他们没有成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持续进行了六个多星期的调停工作，但毫无成效。阿根廷不肯撤军，除非接受它提出的安排和条件，使它那令人不能接受的举动得到奖赏。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继续希望双方能回到谈判桌上来。秘书长的干预，以及其他象美国和秘鲁那样乐于助人的国家的干预，依然有使人们恢复理智的可能。

安全理事会第 502(1982)号决议已规定了公正解决问题的基础。基本的问题是，由于是阿根廷的入侵才引起当前这次危机，所以必须通过阿根廷撤军来结束危机。

在南大西洋，时间几乎已经没有了。但为时可能还不太晚。如果联合国体系能采取某种有益的行动，这一点显然是应该可以办到的。只要其他人能促使双方意见趋于一致，这种努力也必须继续进行。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坚决认为，责任首先在于阿根廷政府。国

际社会必须期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掌权的人避免发生一场日益扩大的悲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的理事国，我刚接到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的一封信，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根据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雅各布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请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发言。

雅各布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要祝贺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我也要感谢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四月份明智而老练地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

我国深为遗憾的是，秘书长和他之前的美国国务卿为使阿根廷和联合王国走向谈判桌所作的努力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南大西洋的危机现在显然将要加剧。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人类应该已达到理智和成熟时代的1982年，这是有悖于人类全部美德的一个标志。

事态的这一发展也使安全理事会本身的信誉受到了冲击，因为第502(1982)号决议应该对全体会员国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应该具有法律的效力。无视这一决议无异于打了本机构一记耳光，而其响声将传遍全

世界，从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如能对安全理事会这样轻易地置之不理的话，那么世界上就再没有一个有效的论坛能使犯下过错的国家就范了。

我们是一个小岛国，它能用以抵御比我们强大国家侵略的唯一武器是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因此，我们必须对阿根廷非法使用武力抢占福克兰群岛而不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同英国的争端深表遗憾。

我们满意的是联合王国政府真诚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如获接受本来是可以和阿根廷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安提瓜和巴布达作为联合国最新的会员国，对阿根廷未能尊重安全理事会第502(1982)号决议而从福克兰群岛撤军而深感忧虑。我们还对阿根廷未能遵守规定有和平解决争端办法的联合国宪章感到忧虑。

我们认为，即使在这为时已经很晚的时候依然有可能达成和平解决，只要具有防止进一步发生对抗的意愿就行。为了世界和平及一切小国的安全，安提瓜和巴布达敦促阿根廷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转而回到会议桌上来，以求通过谈判解决这一争端。

主席：我感谢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已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在明天下午3时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在休会之前，我要提醒安理会理事国，按照今天安理会的协商中达成的一致意见，安全理事会将在这次会议休会之后——亦即下午6时15分，继续审议“塞舌尔的控诉”这一项目。

下午6时散会。